

暗中有光

1.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人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麵攤從清晨開到中午，每回他陪父親出診的時候，他倆的早餐或午餐就會在這裡解決，再順道幫留在家裡顧店的母親也外帶一份。

他的父親是獸醫，和現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的小型動物醫院不同，是專責照看豬、雞、牛、羊的畜牧業獸醫，在屏東的鄉下小鎮開了一間家畜醫院。而口蹄疫爆發前，養豬在當時非常賺錢，所以農村人家大多以養豬貼補家用或以此為生，一間豬舍可能豢養少則兩三頭，多到上千頭的豬隻，豬要生了、病了，哪裡出狀況了，一定會找父親去處理；家裡也開店賣藥，主要是氨基比林、安乃近、青黴素、磺胺類這幾種專給豬隻用的藥物。在沒有手機的年代，店裡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彼時尚未出現網路訂購，買藥的客人絡繹不絕，店裡經常高朋滿座，因此當他放學回家時，遠遠地就能聽見父親正和牧戶們邊泡茶邊高談闊論的說笑聲。

印象裡他的父親非常忙碌，平常也不太會關心過問兒子的瑣事，似乎一直等到他能夠從旁協助，跟著父親出診，父子兩人才開始逐漸親近起來；但所謂的親近，也不過就是出診後，兩人去麵攤吃一餐的短暫時光。

記得國小放學後或適逢寒暑假期間，他會坐在父親的打檔車後座，像個小助手般跟著父親在蜿蜒的鄉間小路上跑東家、串西家，給牲口看病、打針治療或對傷口施以手術。

農村的豬舍裡多半充斥著飼料粉塵和糞便發酵的惡臭味，刺鼻的氣味總令他忍不住作嘔，但父親總會撥開他掩住口鼻的手，喝斥他的無禮。然而只要在豬舍待過，衣物和皮膚就會沾黏一股難聞的氣味，要清洗好幾回後味道才會淡掉。他卻從沒見過父親嫌豬舍臭，面對豬隻或是牧戶時，父親也從不擺架子，他的神情是溫和的，笑容是誠懇的，甚至還有人誤以為他就是養豬場的老闆。

「這是你的工作，就必須概括承受。畜牧業獸醫接觸的是大型家畜，在鄉下，養豬是農民們重要的經濟來源，要盡量趕快學會怎麼照顧豬隻、替豬農解決問題，這才是獸醫應盡的職責。」吃麵的時候父親還對他說：「以後你長大了，接了家業，也要和我一樣，把這份工作當成一種榮耀。因為不論是哪個行業，都要為自己的工作負責。」

最終，他沒有和父親一樣，選擇成為獸醫。

但命運的安排卻讓他此時此刻，負責的工作和父親如出一轍。只是，當年他與父親進出豬舍的時候，豬叫聲此起彼落，豬隻活力十足地擠來擠去等著父親施打疫苗，而不像眼前這些臥倒在爛泥裡呻吟哀嚎或是腫脹發臭的病豬及屍體。

他帶著部隊南下救災已經第六天了。

這場因熱帶性低氣壓與西南季風輻合產生的超大豪雨，連下了三天三夜，雨勢來得太快太密集，導致排水系統無法負荷，尤其是南部地區持續淹水，重創農漁牧業，尤其是畜產損失最為嚴重，豪雨灌進牧場，造成豬隻、家禽大量

被淹死，積水退去後，浮出的屍體堆疊成山。

受領協助清理豬舍的任務後，連長和他帶領一百多名官兵弟兄抵達這個極具規模的養豬場時，看到的就是這番心酸的畫面。雖然不是戰場，卻同樣殘酷，甚至令人不忍卒睹。

雨勢稍歇後，第三天水位終於開始下降，入目卻是滿地腫脹屍體，倒臥在欄杆旁的種豬、四腳朝天的母豬，還有不少漂浮在積水中的小豬。連日來，他調派抽水機處理畜舍積水、集中災後倖存卻苟延殘喘的豬仔，指揮著弟兄合力將一隻隻數百公斤的豬屍從積水處拖到牧場門口堆疊，等待小山貓鏟裝機逐一裝上化製車送回廠區處理。

清理時，很多發臭的死豬屍身都已嚴重膨脹，出現明顯屍斑，甚至在水中就四腳離地，不但氣味越來越難聞，因為天氣炎熱，環境惡劣，大家幾乎都一語不發，深怕在搬運時一不小心就會發生內臟爆裂，污血濺身的意外狀況。

大家從早忙到晚，除了用餐，幾乎沒有時間休息。他跟弟兄們戴上口罩、手套、著青蛙裝，穿在身上的迷彩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但不管怎麼洗滌，總是附著了一股刺鼻難聞的騷臭味。

「輔導長，這種味道你怎麼受得了？」趁著晚上休息的時間，好幾個弟兄對他投以欽佩的眼神。

「身為國軍，救災本來就是我們的職責。既然這是我們的工作，就得概括承受。」他想起父親說過的話。「而且，這些味道我們只需忍受到救災任務結束，跟養豬場老闆的心痛比起來，根本微不足道。牧戶們的心血因為這場暴雨毀於一旦，我們得趕快協助清運、消毒，環境條件不趕快恢復，那些泡過水的豬隻屍體、還有之後可能衍生的傳染病，都將

會對地區民眾造成更大的損失。」

「輔導長，你懂得真不少！」他往說話的來源處看去，原來是詹董來了。詹董是這座養豬場的主人，每天都會跟員工搬來好幾箱飲料，分送給每位幫忙的弟兄。「大家都辛苦了，要不是國軍伸出援手，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您客氣了，這是我們該做的。」

「輔導長，我看你對養豬頗為瞭解，你家也是養豬戶嗎？」

面對詹董的問題，他只好簡單敘述了父親的職業。

「你爸當獸醫，家裡又有自己的家畜醫院，你怎麼會去從軍？」果然，他又聽到熟悉的問句，而詹董臉上驚訝的眼神，曾經也在父親的臉上出現過。

2.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人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上國中之後，他開始住校生活，父子倆一起來麵攤的次數變少了，同樣地，跟父親之間原本就不多的對話也就更少了。除了放假返家，他的青少年時期幾乎都在學校度過。母親還會三天兩頭與他通訊，但與父親之間，就像是單純擁有血緣關係的兩個男人，彼此不會互相問候，也不習慣太過交心；就像他們吃麵時，雖然坐在彼此對面，但之間總是隔著若有似無的距離。

因此，當他大學聯考結束，對父親說自己決定從軍的時候，父親其實不解他突來的轉變。他記得父親夾菜的動作頓了頓，微微詫異地抬頭看了他一眼，說他的成績可以明明上國立大學，家裡也不是沒錢供他讀書，為什麼想從軍？

他的父親擔任過獸醫師公會的事務，個性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經營了十幾年的家畜醫院因此在鄉里間頗負名望，穩定的經濟收入也提供他上了六年的私立中學；他不是不明白父親望子成龍的期待，雖然父親從未向他提過家裡的經濟狀況，但他早已不再是什麼都不知道的純真孩童。自從口蹄疫爆發後，農村裡數百萬頭豬隻遭到撲殺，店裡的客戶銳減，生意大不如前，他身為長子，自然也想替父親、替家裡分擔壓力。就讀軍校，他能夠為家裡省下四年的大學學費與生活費；畢業後，他不僅能立即獲得穩定的工作，更將成為保家衛國的職業軍人。他只是想讓父親看見自己的成長，讓他的父親明白兒子也能夠和父親一起面對生活的挑戰。只是這樣的想法，他還來不及和父親分享，便被果斷否決。

「軍旅沒有你想像那麼美好，你從小沒吃過什麼苦，怎麼應付龐大複雜的軍隊訓練和領導管理？下部隊後可能還會調外島，時時刻刻都得把部隊當家，要是你在軍中發生什麼狀況，我們哪裡幫得上你？更別說遇到什麼危險，都得靠自己，你忘記我跟你說過以前我當兵……」他的父親突然停頓，尚未說出口的是那段服役的往事。

那是一個平凡的故事，平凡的像生，平凡的像死。

他的父親在馬祖北竿服役，擔任營部連醫務兵兼採買，在交通不便、情勢緊張的年代，只能等到退伍日或是部隊移防才有機會回到臺灣本島。將近三年的時間，北竿就是父親

與部隊弟兄們的家。父親二十三歲生日過後兩天，在夜行軍途中因視線不佳，不慎掉落芹壁村附近的山崖，當下沒有人發現異狀，於是他被整支隊伍拋下、遺忘。墜地的衝撞力道太大，手腳多處骨折的他只能靠著壁面蜷縮成一團無法動彈。那樣深沉的黑夜裡，天地間只剩海風與潮汐聲沙沙作響，有那麼一瞬間，父親以為全世界都捨棄了他，但他沒有放棄，拿出手電筒照向天空，一明一滅的光芒在暗夜裡點亮，發送他的求救訊號。正當意識逐漸模糊之際，他彷彿聽見有人在大喊他的姓名，他奮力睜開雙眼，彼時朝陽從雲幕中探頭，四周一點一點地亮了起來，而幾位同連弟兄的身影在遠處出現。他說，那是他見過最美麗的天光，給了他在最絕望時的一絲希望。從此，芹壁的絕處逢生成了他最常掛在嘴邊的傳奇時刻。

男人之間談到當兵的歲月似乎特別有共鳴，這段故事是父親每在茶餘飯後與客戶閒聊時的話題，故事細節他都能倒背如流了，但父親不知道的是，每每當他重述這段回憶時，眼神總是熠熠發亮，神采飛揚的姿態雖與平日裡溫和穩重的形象截然不同，這神情姿態卻曾出現在父親當年於馬祖服役時所拍攝的紀念照片裡，那一身戎裝的青年清秀俊朗、英姿煥發。不知怎地，他很想成為那樣的父親，擁有不畏生死、絕不放棄的勇氣與堅持。

一個如此簡單的念想，卻無法化為幾句簡單的話語。他不懂該如何開口，父親也不再說話。

「當父母的都是擔心孩子受苦，你爸也一樣，他啊，一定是捨不得你吃苦。」詹董拍拍他的肩膀。「我也是當人家父親的，我們這一代的男人，不懂得說什麼好聽話，但孩子

需要我的時候，我絕對會當他們的靠山。」

從他出生那刻起，父親確實一直是他的靠山。

聽說人愈小的時候愈沒有記憶，但他卻清楚記得父親厚實的肩膀。夏夜裡，父親穿著汗衫，抱著哭鬧不肯入睡的他，唱著自編的歌謠哄著他，不厭其煩地在他耳邊細語：「不怕，不怕，爸爸會永遠陪著你給你依靠。」雖然他們之間的對話不多，但正因為這句父子之間的承諾，他知道不論自己做了任何決定，父親會永遠在他的身後給他依靠。從入伍訓、讀軍校、下部隊，父親雖然很少再過問他的軍旅生活，但每次當他背著行囊步出車站時，儘管再晚，他總會看見父親等候的身影。

其實父親默默為他做的，他都看在眼裡，但是他也想對父親說，他願意成為父親生命中的光芒，陪伴他在黑夜裡找到方向。

就像那個颱風夜，父親和他冒著風雨前進。兩側的路燈被狂風打歪了頭，整條路不再有光，父親與他肩併著肩，在黑夜裡就著手電筒的光，照亮前方的路。

3.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人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入伍訓前幾天，他照例跟著父親出診。確定要從軍之後，父親再也沒表示反對，吃麵的時候還問他行李收拾好了

沒有。他們聽見麵攤老闆帶著歉意向剛來的客人說，麵賣完了，等他們這桌吃完，就得趕緊收攤回家準備防颱，父子倆便匆匆將碗中食物清空，先去賣場買了些乾糧、泡麵和乾電池，再回店裡把家畜醫院的招牌用繩索綁緊固定。

下午颱風觸陸後，開始狂風暴雨，但入夜後，風雨反而時有時無。他要準備上樓睡覺前，父親還坐在客廳，看著電視螢幕裡的氣象主播正在講解這次的颱風中心結構被地形破壞，強度可能轉為輕颱，但因為挾帶大量水氣，提醒沿海地區慎防海水倒灌……。

說著說著，突然停電了。

家用電話竟在此時響起。

父親轉開手電筒，就著微光走到樓梯處接起電話，講了幾句後，神情嚴肅地掛上電話，走過來對他說，現在要臨時出診。豬舍裡有隻初產的母豬羊水破了，到現在都過一個半小時了，第一頭豬仔還沒生出來，很可能難產。偏偏豬舍裡同時有兩隻母豬要生產，一時忙不過來，需要請他們過去助產。

母親說外面風雨未歇，又停電，這時候出門太危險，就要拿起電話要打回去拒絕養豬場老闆。父親只是淡淡地說：「危險的是正在生產的母豬和還沒出生的小豬，離這間養豬場最近的獸醫就是我了，我既然是牠們唯一的希望，自然責無旁貸。」母親又嘀咕幾句，最後沒轍地幫父親準備好診療箱。

他倆迅速穿好雨衣，趁著外面風雨稍歇，父親載著他在田邊路上緩緩向養豬場騎去，路邊有兩根折腰的電線桿，想來是造成這個區域停電的原因之一。沒有路燈的照明，鄉

間道路更加幽暗，只有車頭燈還亮著。雖然有雨衣蔽體，但在風雨中前進的兩人，裡面的衣服已經開始浸濕。那間養豬場離店裡來回不過三、五公里，卻窒礙難行。竟日滂沱的雨勢淹沒兩側稻田，連小小的產業道路也陷在水裡，從父親的車頭燈照過去，還以為是一片深不可測的大海，根本找不到去養豬場的道路，更可怕的是，踏出去的每一步都像會踩空。

父親將打檔車停在地勢較高處，與他並肩涉水前行。父親毫無懼色，急急忙忙地往前奔去，不畏風雨。待他們狼狽抵達豬舍的時候，另頭母豬已經順利產下數隻豬仔，只剩初產的母豬還在痛苦呻吟著。父親戴上養豬場老闆遞過來的頭燈，開始消毒雙手，接著在手臂上塗上潤滑劑，然後將手小心的伸到母豬的產道內，徒手將體位不正的豬仔調整胎位，然後將牠掏出產道。

但豬仔看似已沒了氣息。

他看著父親熟練地撕開胎膜，擦掉豬仔鼻子上的黏液，將空氣吹到豬仔的鼻子裡，渾身發紫的豬仔竟開始喘氣。他倒抽一口氣，頓時感覺自己的肺部充滿新的空氣，才發現原來剛剛他一直忘記呼吸。

雖然從小跟著父親出診，但這是第一次親眼目睹父親為母豬接生。父親把豬仔遞給他，教他怎麼讓豬仔去喝母豬的奶。他感受自手心傳來的溫暖，不可思議地看著眼前這坨就在前一刻差點進了鬼門關的粉紅色物體。

他靠近豬仔，聽見一陣咚咚、咚咚，強而有力的心跳聲。他指著還半趴在地面上幫母豬助產的父親，對著豬仔說：「小豬，不要忘了你的救命恩人啊！」他帶著與有榮焉的口吻，充滿敬意地輕聲開口：「讓你們可以平安來到這世界上的那

個人，可是我的父親呢！」

歷經三個多小時的產程，母豬總共生下十四隻小豬，竟然破了附近豬舍的記錄。老闆開心極了，不停向父親道謝，還包給父親和他各一個紅包。

回家的路上，風雨已經轉小了。

他和父親走在水淹及膝的小路上，路燈依舊垂頭喪氣，仍然只有手電筒的光線照亮前方，他緊跟在父親的後頭走，卻不再懼怕黑暗。父親從來不跟他長篇大論，也不會哄他，而是用每一次的言行舉止來教導他對自己、對工作以及對人生負責的精神態度。

即將入伍前夕，儘管從軍是他自己選擇的，他的心還是會忐忑，對於未來是緊張不安的。他感覺自己就像當年踏上軍艦準備前往馬祖的父親，面對無垠大海反而手足無措起來。但那夜陪著父親出診，目睹父親義無反顧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將垂危的生命一一救下，他也在心裡立誓，即使前方之路深如大海，他也會像父親一樣，堅守住自己的崗位。

不管是在黑暗的鄉間小路，抑或是漫長的人生道路上，父親的背影就像一座聳立的燈塔，無需言語便能散發溫暖而堅定的光芒，讓他在茫然不知方向之時，不至於迷航。他快步跟上父親，儘管手電筒射出的光線照出父親與自己身上留下雨水、汗水和血水的污漬，卻感覺自己像剛打了場歡愉的勝仗。

但並不是只要染過雨水、汗水和血水的印記就能創造奇蹟；人生這場棋局，有時候你的對手，是根本看不見的敵人。

「奇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這裡地勢低窪，逢雨必淹，這幾年整頓過豬舍，排水條件也變好了。沒想到這次暴

雨襲擊，根本來不及反應。我養豬三十年了，沒遇見過像這樣的慘況。」詹董盯著堆疊的豬隻，眼中滿是心疼，難過地說：「這些可都是很優質的豬啊！」

「天災不可預測，這次的損失如此慘重，您打算怎麼辦？」話甫說出口，他便覺得自己問了個蠢問題。

「還好有國軍弟兄這麼迅速趕來幫忙，協助我們善後，真的是很謝謝你們。」詹董嘆了口氣。「人生嘛，難免有高低起伏，但你不能遇到困難就退縮啊。日子總要過下去，心裡要有個信念，絕對不能放棄，再黑暗也有光，再絕望也有希望。失敗了，再重來一次就好。但下一次，要變得更好。」

日復一日，天黑之後，就會再度天亮。失敗了，再重來一次就好。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遠方夕日即將西沉，而夜就要降臨。他看著眼前滿目瘡痍，站起身，拍落身上的塵土，笑著對詹董和弟兄們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們明天繼續加油！」

4.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人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從軍之後，他將大部分的時間留在部隊，每日在繁忙軍務中掙扎浮沉，榕樹下的麵攤逐漸褪色成一段遙遠的兒時記憶，是偶爾鄉愁纏繞時才會猛然記起的存在。軍校畢業後，他在這座島嶼上東奔西跑，從一個單位調至另一個單位歷

練，官階和職務越升越高，離家的路也越來越遠。他為了自己的軍旅生涯努力奮戰，與此同時，看不見的病魔卻悄然找上了父親。

放假回家的時候，父親還是會跟他去那家麵攤，但他得連父親的份量一起吃下。常年飲食不正常的父親得了胃癌，向來碩壯的身影再不復見，只剩下滿臉倦容與日益消瘦的體重。

父親決定進行全胃手術前，他因為單位業務督導需要，終於踏上父親記憶中那座以霧聞名的小島。結束業務後，因為天候不佳交通航班停駛，他得以在緊湊的行程中多出一兩天空閒。他照著觀光指南來到芹壁村，沿著壁山路、永康步道一路走到壁山觀景臺，看著途中景色試著體會父親當年是如何從一位青年經過軍旅的洗禮轉變成為男人，試著揣測他當年望著芹壁海面平靜的鏡澳是怎樣的心情？他甚至企盼著，或許在那一刻，躺在病床上的父親能夠在夢迴時分，透過他的眼睛、他的感覺，重新歸來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他在天后宮的前庭佇足許久，虔誠地低手祈禱，但求慈祥的媽祖娘娘庇佑，照護父親度過難關；他在夜裡沿著海邊公路踽踽獨行，想像正與二十三歲的父親並肩欣賞相同的月色。

然而，當他滿懷久別重逢的激動再次見到父親的時候，居然覺得眼前乾扁瘦弱的父親如此陌生。日光將病房照得明亮，明明是仲夏時節，他卻因為害怕而感到寒冷。或許是因為剛動完手術，閉著眼睛沉沉睡著的父親看起來異常疲倦、異常安靜，彷彿隨時會停止呼吸。

他輕輕彎下腰，將耳朵放在父親的胸口上，想要再次確認父親的生命跡象。

咚咚、咚咚，是心跳的聲音。他鬆了一口氣，發現剛剛自己又不自覺地屏住呼吸。他抬起頭，發現父親已經清醒。他張口，卻突然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父親看著他，問他餓不餓。

他說不餓。

父親點點頭，又恢復安靜。

「下次我休假，我們再一起去麵攤吃麵。」氣氛有點沉悶，他也只能硬著頭皮找話聊。

「好。」父親深深地看著我，「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很想問你，你是真的喜歡去麵攤吃麵嗎？」

「喜歡。」我真誠地回答。「因為那是專屬於我們父子倆的秘密時光。」

父親聞言竟然笑了，發自內心地笑了。直到此刻他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父親給他的關懷。每一次動筷、每一道夾進他碗裡的菜餚，都是父親默默愛他的方式。

「那我也很想問您，您對我從軍究竟有什麼看法？」其實他還是很介意父親當初的沉默。

「我尊重你的選擇。這是你的人生，我無法幫你決定，你要為自己負責。」父親沉默了一會兒，像在思忖著什麼。

「所以您不是反對我從軍？」

「我有什麼好反對的？我是擔心你吃不了苦，不是故意要拿當年在芹壁當兵的故事嚇唬你。你現在也發展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父親再也沒說什麼，讓他也放心了。

多年來壓在胸口的不知名的沉重感頓時消散無蹤，那道他以為橫亙在父子之間的距離原來都只是自己不敢向父親

主動靠近的藉口。

也許，多年來他對於父親僅只於模糊的想像與斷裂的記憶；也許，他和父親之間並沒有他想像的疏離；也許，他來得及帶著父親和他一起重返芹壁。

接著，他聽到自己主動提起上回去馬祖出差的事情，不但特別去了芹壁一趟，還跟父親陸續分享許多在部隊中遇到的趣聞，這才驚覺原來他和父親竟可以如此自然對話。此後，他可以成為父親生命中的亮光，牽著父親走過黑暗。

他問父親面對手術會不會害怕。

父親反過來安慰他，說這一生他見過太多大風大浪，這點陣仗他還沒看在眼裡，他會進行接下來的化療，然後逐漸好起來的。

他握住父親乾枯的手，凝視著父親手背上的針筒痕跡與腹部纏著繃帶的手術傷口，他知道這些都將成為父親戰勝病魔的光榮勳章。

5.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人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在天災與疾病面前，人的力量顯得如此渺小。親臨一幕幕哀傷的災難現場後，他才深刻體會到原來這些細微的、瑣碎的、看似平凡的日常光景都是得來不易的幸福。

作為獸醫工作者，他的父親克盡職守，力行對動物「救

死扶傷」的信念；對於國軍而言，戰時保衛國家與人民的安全，平日協助民眾防災救難，也是這個職業所需肩負的責任。即使在承平時期的天災人禍仍是無法避免的隱形敵人，「防」、「救」災任務與守護人民安全更成為國軍的職責與使命。不管是父親、災民或是盡力協助災後復原的每位國軍官兵，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堅守；也正因為每個人都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堅守，在每次災難過後，人們才能有重新站起的勇氣，才能有再創奇蹟的可能。

他想起父親熬過了手術和化療，嚴格控管飲食、辛苦抗癌的毅力；他想起詹董那種認份卻不認命的樂天精神，打算重建養豬場的堅持；還有這群連日來跟他並肩救災、執行清淤、消毒、處置豬隻屍體、協助災民復原任務的所有弟兄們，忍不住在心裡為所有認真打拼的人感到驕傲。

「要把你的工作當成是一種榮耀，而不是無關緊要。不管選擇哪個行業，都要為自己的工作負責。」這是父親教會他的，最重要的信念。

再怎麼艱困的任務，也會有完成的一天。就像詹董說的，縱然不捨、縱使再難過，還是得重新開始、從頭再來；也像父親當年對他說的，縱然人生無法避免失敗挫折，在黑暗中總有微光指引方向。風雨過後總會放晴，只要不放棄、堅持下去，總會在絕處看見希望。

他和父親好一陣子沒去榕樹下的麵攤了，等這次救災任務結束，他要帶著父親再去那個他們熟悉的老地方，儘管父親康復後現在對於飲食十分講究，但他們可以少吃點東西、多聊天，聊聊父子之間、聊聊他的軍旅生涯、或聊聊父親的日常瑣事、甚至規劃馬祖的旅遊行程。總之，父子倆能在一

起，聊什麼都好。

字數總計：8,708 字